

續兒女英雄



新式
標點

兒女英雄傳續集目錄

上冊

- | | | |
|------|----------|----------|
| 第一回 | 安龍媒初到鄧家莊 | 鄧老翁指點山林士 |
| 第二回 | 訪隱逸巧逢有才士 | 接家眷喜見夢中人 |
| 第三回 | 安龍媒新接督學印 | 衛方伯細述愚民情 |
| 第四回 | 寫回書指示門生 | 談往事憶及傑士 |
| 第五回 | 九重下詔任賢使能 | 雙子同生添丁衍慶 |
| 第六回 | 欽差曹州下馬 | 強寇山內設謀 |
| 第七回 | 識詐降假意退兵 | 失巢穴潛蹤逃命 |
| 第八回 | 烈女還家蒙恩旌表 | 強盜逃走借友報仇 |
| 第九回 | 良心發見棄邪歸正 | 預防後患設計藏身 |
| 第十回 | 謁禪師指明正路 | 刺欽差妄想癡心 |
| 第十一回 | 惡僧行刺兩地空勞 | 大盜拜師二歐濟美 |

第十二回

畢歸元獻圖定策

周得勝店逢凶

第十三回

四客人除奸奮勇

兩女子搗搗威

第十四回

二獸創業太平濱

四將偷渡羊腸谷

第十五回

破妖法有意捉妖僧

訪潛蹤無心遇傑士

第十六回

空歡喜林內得薰香

枉勤勞廟中擒巨魁

下冊

第十七回

勝轉敗官弁屢失機

死裏生惡僧兩遇救

第十八回

欽差審案四遠名揚

活佛升天一朝事敗

第十九回

計出萬全藏嬌盡獲

算失一着首惡潛逃

第二十回

武備文修欽差馳譽

先難後易海盜投降

第二十一回

問迷津三閔仙東

懷遠慮同非鄂此

第二十二回

安欽差鄂家莊聚會

侯頭目太平濱動身

第二十三回

侯蒙獻策指陳地理

田公見子喜遇新人

第二十四回

聖主施恩救海寇

慈親思子染沉疴

第二十五回

救姑疾何玉鳳割股

聞捷報安龍媒赴營

第二十六回

丈夫破敵滅三寇

俠女憐才認高徒

第二十七回

何小姐授徒習武

褚大娘憶舊談心

第二十八回

起大軍武威仍舊武

折疑獄冤辦又明冤

第二十九回

遇陸賊先鋒屢敗陣

破頭陣夫人初用兵

第三十回

伍氏女被擒得夫

何小姐置酒論帥

第三十一回

再顯威名夫人得勝

連施妙計女將成功

第三十二回

破祕雲岩羣凶授首

得白象嶺首逆潛逃

新式
點兒女英雄傳續集上冊

第一回 安龍媒初到鄧家莊 鄧老翁指點山林士

話說這部兒女英雄傳第四十回，已說至安城由參贊大臣，改放山東學政，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又加右都御史銜，作爲觀風整俗使。陛辭後，擇日動身赴任，內裏是舅太太烏珍姑娘，同戴嬾嬾奶母小丫頭；外面是山東來的褚陸四人；一齊動身，分水陸兩路而走，約定德州齊集。安驥臨行時，已見過安老爺，要訪那李師爺，須先到九公莊上打聽，方得實信；這裏動身，往山東進發不表。

再說鄧老翁自打發兩個徒弟，送褚陸二人行後，說是安公子一定出口，到烏里雅蘇台做參贊大臣。此番一去，至少得三年五載，才得回來，想一路上有褚陸等四人保護，諒也無妨！那老翁在家抱孩子，說閒話，倒也十分快活！那姨奶奶呢，扶持老爺，那一夜忽做一夢，夢見長姐來了，身穿大紅衣服，滿頭珍翠，似個新娘；進門來就叫姐姐，你可好？我想你好苦，今才見着，我替你代的東西，還在後面呢！你快給我一碗熱茶喝，我一路走的渴了，快

趙倒茶來！那姨奶奶聽了夢中這話，忙答應道：「有茶，我來給你倒。」姨奶奶夢中只一嘆，把老翁驚醒！嘆道：「你聽只是怎麼說？那麼大的人，還會說夢話。」二姑娘道：「老爺你不知道，我做這夢有些古怪！我夢見安家那個長姑娘，他是我的乾妹子，我時刻想他，總不見着。今夜夢見他來，身上穿的紅襖，像個新娘子。他說他走了一路渴極了，要喝茶呢！我才答應他，說我來倒，我當真的，誰知是夢！看起來這夢，總有好兆頭，不要他們真個來，也未可定。」九公道：「如今他必定是跟他家太太在京，那烏里雅蘇台，是必不去的。他太太又不出門，他怎麼會到山東來？只是你想他，才有只夢，快睡了罷！」到了次早起來，褚大娘子見過老爺，問道：「昨晚上我聽見老爺醒來，說了好一會話，二姑娘也說話，是爲什麼耶？」老爺道：「你還問呢！就是二姑娘發夢醒，吵醒了人，說求真要笑死人。」褚大娘子忙問二姑娘道：「到底是什麼事？」二姑娘道：「我昨晚上睡到約有三更，做了一個夢，見安家長妹子，身穿紅衣服，代了一頭珠翠首飾，像才出嫁的新娘；他說他到山東來了，一路上走的，急要喝茶；我忙答應有茶，我來給你倒，我就醒了，把老爺也被我驚醒了！姑奶奶，你看我妹子，到底來不來，這夢准不准，你替我圓圓夢呢！」褚大娘子聽罷，笑道：「你們這夢，實是一半心計，因你想那長姑娘，所以夢見他了。若說他來山東，只怕未必

父女三人正說話，只見外面莊丁走進來，叫道：「老爺，外面來了二個人，有一個騎馬的，說請你出去，有話說。」老爺聽說，忙往外就走。你道二位是誰？一是馬夫，一是安公子差來家人，先來通知鄧翁，隨後公子就要來了。鄧翁出來，那家人上前請安，說：「主人先差小人來通知，主人隨後就到，主人是微服喬裝來的，因是欽差，恐驚動百姓，所以遠道而來。」老爺聽說大喜，忙問：「你們少老爺，不是上烏里雅蘇台，怎麼又到山東來？莫非由山東也可以去的嗎？我差去那四人，他們怎麼不先來報信？」家人道：「褚二二位，是水路船上，護送家眷的，陸趙二位，是跟着主人一路同行，頃刻就到。主人如今放的是山東學台，兼觀風整俗使，不上那烏里雅蘇台了。」九公道：「原來有這等事，真算好極了！那家眷走水路，從運河直至德州，起早進省，不過三棧，德州離我們這里，不過一百餘里，我們快差人去德州迎接，一定要請你們太太大奶奶，來我家盤桓幾日，管教你到那邊客房裏歇息。」忙叫莊丁領去，叫廚房快備菜飯打酒去，又叫人收拾廳房，打掃潔淨，預備着安家主僕好住。九公走進裏去，一面嚷道：「姑奶奶！你二姑娘做夢，真個准了，真個安家有人來，原來少老爺，不上烏里雅蘇台了，改放我們山東學台，即刻就要到。家眷是由水路走運

何到德州上岸，我要差人，去接他們來住幾日，這不是二姑娘夢有點准嗎？」褚大娘子聽了這話，歡天喜地！那姨奶奶更不用說，忙料理預備茶菜酒飯，收拾屋子，隨同道：「老爺可同了他們家眷，是全來的，還是有幾位留京的？」二姑娘道：「先要問一聲，我那乾妹子來不來？我很想他的，老爺快問罷！」九公道：「你來！少老爺就來了，當面細問他，就知誰來不來？」褚大娘子道：「不錯，你快給兩個孩子，換上衣服，打扮好見那乾哥哥呀！」二姑娘聽說，替兩個孩子，換上衣服，又給孩子，洗臉搽粉，胭脂，自己也梳洗，換了衣服。褚大娘子將下馬飯菜酒，都備停當。那老爺在外面客廳上，着人打掃乾淨，鋪設坐位，忙走出莊門外迎接；果然望見有幾匹馬，奔莊上而來。

原來安公子，此番私訪九公，改裝而來，不用轎子，只同了陸保安、趙鵬四個人，行李都槍在馬上。不過見了面，問明那李公隱居之所，或在莊勸身去訪，或趕緊到省接印，後再帶人去請，都不能預定。所以公館留下轎馬，止說大人偶而抱恙，要住幾日，不用地方辦差，自己起火食。那個地名紅花鋪，是沂州所屬，地離府四十餘里，離郭家莊五十餘里，主僕從人，不多時已到莊門。安公子一眼見了九公，慌忙叫道：「九老爺！」搶行幾步，到面前請安。老爺一見大笑道：「老賢姪，今日真是從天上掉下來，快請進去。」說罷，一手拉了

安公子往內跑，也顧不得陸趙二人。那二人忙着趕上前，叫老爺子請安。九公答應問道：「他們兩人，在水路船上護送，船上有那些人？我那老弟，想必同來。」安公子忙答應道：「父母都在京不同來，船上就是舅母與姪兒新娶的小妾兩個人。」九公道：「老賢姪你這樣年紀，兩位奶奶，又正年輕，准許你弄人嗎？兩位姑奶奶大量寬宏，難道他姐兒兩個，就都不肯出京上任，做現成太太，倒讓這位新姨奶奶享福，真叫人意想不到的。」安公子道：「嫁妾的一件事，容娃兒細稟。」九公忙拉着公子，到了上房，褚大娘子，早已迎面叫應道：「綠夫來了，乾娘老爺子好，兩位妹妹好，舅太太張親家爹媽，都好，船上是那幾位？大概全來了，怎麼又走水路呢！我們老爺子，就要差人去迎接來住幾天。」安公子尚未回答，早又走過這位二姑娘，也照褚大娘子一樣問的。隨後問道：「我那妹子想必來了，他可好麼？我夢見他做了新娘子，穿了紅衣裳，代了一頭珠翠，他說是到山東來了，身上走的口渴，要喝茶；我夢中正答應倒茶，只個當兒醒了，到底我妹子來了不曾？」安公子聽了這些話，有些不好意思，只得說道：「船上就是舅母，容我細說。」忙走到當中，要給鄧老翁行禮。老翁那裏肯，說道：「老賢姪，你今是欽差大人了，斷不敢當你大禮。」安公子只得請了一個安，隨後給褚大娘子姨奶奶作揖，忙問道：「兩個弟弟呢？」姨奶奶叫道：「快把他們兩個抱來

見見哥哥。那老婆子果將兩個孩子，一手一個抱了來。安公子細看只見一個面黑，一個面白；黑的恰像九公，白的與姨奶奶面目無二。安公子看罷，讚道：「好兩個兄弟，真有福氣的。」九公與褚大娘子齊聲道：「但愿借你的吉言，將來保要你照顧他們兩個呢！」姨奶奶說道：「他二叔上次回來，不是替他起的小名，那官名按着我老賢姪的大名驕字排，一個叫世駿，一個叫世馴，說是像兩匹好馬，」安公子道：「不錯，老人家也曾說過的，姪兄一時都忘了。」說罷，九公攜了安公子手，出了上房，說道：「你上次到過那個莊子，是西莊這個地方，你還是初次來的呢！你看我這個箭道，還寬廠麼？」領了安公子前後看了一遍，復走進上房。褚大娘子，已將酒菜排好，請他二人入座。九公讓公子上首座。安公子不肯，老翁道：「你是客，總得上首座的。」公子辭不過，只得坐了。那四個扶持的孩子，早已一旁站立，上前斟酒。老翁見了公子做了大官，毫無一點官派，仍然是從前那個樣子，好不懂喜！杯到即乾，連喝了一陣酒。安公子也是愛喝的，也陪飲了不少，又吃了兩道菜，方才問老翁道：「姪兄要問九太爺一件事，不知有所聞否？」九公道：「何事？」安公子道：「有一位隱君子，姓李名龍號素堂，從前曾仕紀大將軍幕中，近來無意進取，隱居山中；聞人云，就在這青云山。」這人年近古稀，深通岐黃，常捨藥治病，不知九太爺有所聞否？姪兄此

番奉命往山東充整俗使，非得一個能幹人在幕中，不能濟事；因此父親放心不下，命姪兒順路來見九太爺，務要訪明此人住處，親自前去聘請。若這位先生，肯出山入幕，助姪兒一臂之力，何憂山東風俗不整，大案不消呢？」九公聞言道：「原來如此，此人我略有所聞，正是姓李，年紀六十多歲，他現隱居在青雲山下，一個村莊中，離此八十里遠，這地方，我莊上有人去過，你等我去把那去過人叫了來，命他引路，我陪你走走。但恐到了他那裏，他又出門，或推故不出，那就無法可想了，萬一見著了，你自然有一套竭誠的話請他，再加上我來打個邊鼓，下一番說詞，或者他肯出相助，也未可知。總而言之，這其中關乎機緣適合。強勉不來的。你想我這話是不是？」安公子道：「九太爺這話，痛快明智，就是如此辦法。兩人一面談，一面吃，登時酒醉飯飽，大家散坐。其間九公又問起，何以兩位姑奶奶，都不同來，只新姨同來，是何原故？」安公子才把那兩人有孕，不便坐車，父母恐無人照應，才賞給長姐做妾，現在同舅母先來，等他二人分娩後，再輪姪來山東的話，細細說明。九公才明白了。褚大娘子與二姑娘，一旁也聽見了。只見二姑娘站了起來，伺著老爺道：「老爺子，你瞞我做的夢可准，如今我那妹子，可是做了新娘了；他走水路到德州，離我們這裏究有多少路？你快叫人去接了來，住這裏幾天，好不好？老爺子，你快叫人去呀！」二姑娘連說

代催，老爺只得答應道：『我算他們幾時動身，走了幾天，此刻該到那裏；等他到了德州，前兩日，我們差人去，還趕得上。若先去了，他未到，也是白跑。隨即問安公子動身日期，在何處上船？安公子道：『我們俱同是一天起身，由通州上船，據說：十日內可到德州，但不知此地到德州有多少路？』九公道：『事不宜遲。』忙叫莊丁去外面，請陸趙二人進來。二人來到，老爺道：『只事要煩勞你們，我也不及寫信；少老爺要在此有事，去訪個人，也要耽延幾日。此地離德州不過百餘里，你二人快騎馬去接；接着了，就僱車請他們來此盤桓數日，行李等件，用得着代來，用不着的，派那馮小江在德州店裏住了，等將來仍由那條路進省，去拿。你去說的，這是一定要他來的，快收拾行李，代好盤費，今日還早，還可以走二十里呢！』陸趙二人答應，取了盤費，收拾好了行李，牽出馬來；二人將行李梢在馬上，往德州而去。這裏天晚了，又擺上夜飯大家用過。家人將安公子鋪蓋打開了，在安老爺從前住過那三間南房內，安排了床鋪。安公子又與九公談了半時，然後歸寢。那九公說道：『早我們起來，吃了早飯，一同騎牲口，往青山山下，拜訪那位李義往。約好了，老爺也同屋睡覺去了。』

一宿晚景易過，到了次日，九公起來梳洗了，那安公子早已起來，家人侍候爺兒兩，晚

臉喝茶。備了早膳，各飲了數杯酒，就吃飯，飽餐了一頓。又吩咐引路的莊丁，也吃了飯，馬夫將馬備好。九公與安公子，辭過了褚大娘子姨奶奶，二人即忙上馬，跟隨那莊丁，一路往胥山山下，訪那李素堂先生。目說那李素堂，乃李鄴侯之後，與顧肯堂是同窗兄弟，腹有詩書，廣藏經濟，醫卜星相，琴棋書畫，無一不會，最善的是天文數學。當年也會在紀大將軍幕中，因見那紀大將軍位尊自滿，專權倚勢，他就辭回家。當時有當道的，聞其名前來聘請；他看破世情，一概謝絕。因在南方，常有人來驚動，所以他自南而北，尋着山東這胥山左，一個小莊村名豐厚村。置了百餘畝地，一半自耕，一半僱人耕種；蓋了十餘間茅屋，同他妻子與寡媳幼孫親丁五口，隱居於此。栽花種竹，遊水玩山，享受的山林樂境。他又會醫，不論山中遠近鄉人，凡有疾病，請他一治就好，貧苦者，連藥都是他施捨，因此村人無不佩服感激他，也有幾個朋友，一年或來一二次，勾留幾日別去。他卻從來不履城市，只在山下十餘村走動，只就是李素堂先生大概情形也。那九公與安公子，今日特來訪他；做夢也猜不着；若要知道，早已避去了。那鄧安二人跟隨莊丁，走了約有一個時辰，已到豐厚村口，莊丁指與二人道：『這一進村，往西邊過去，到了那無人家所在，有一條小路，在北方從小路進去半里，看見竹園籬落，那就是李先生住處了，可就是那路窄小，只容一人一騎走過』

。」鄧安二人道：「到了那裏，我們下馬步行如何？」說話間已進了莊，一直往西走去。街上也有人過往，見這兩個一老一少，騎馬而來，他們便站住問道：「尊客來此有何事務？」莊丁答道：「特來拜見李先生的。」那鄉人道：「哦！是了，想是請他看病麼？他今日恰好正在家中。昨日才來了一位遠方的客人，是他的好朋友，說是多年不見面了，今日早上，他莊客，就到青雲堡集上買肉去了。我們是聽見那莊客說的，所以知道。」鄧安二人，聽說李素堂在家，心中十分歡喜；忙催騎並行，到了村前，看見了向北小路，二人忙下馬來，將馬交與馬夫，命莊丁同馬夫在此守候，不要怠慢！二人向北就走。要知見了素堂怎樣說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訪隱逸巧逢有才士 接家眷喜見夢中人

話說鄧安二人下馬步行，走進小路，僅容一人行走；遠望半里外，露出一派青光掩映，都是些修竹。竹林內有籬落圍繞。二人步至竹林前，看見籬落中的茆屋了，即走到茆屋門前。但見：兩扇柴門關閉，全無半點聲息。安鄧二人，站立門外，輕輕敲門。聽裏面有人答應，將門開放，原來是一個小童，年紀十二三歲。見了二人，一望並無認識，問道：「尊客從

那裏來，要尋何人，到此何幹？」鄧老翁開言，先上前應道：「我姓鄧在二十八顆紅柳樹鄧家莊居住。這位姓安是我的朋友，特地有事，來見李老先生，煩小哥替我們通報，一定要見。」那童子聞言說：「二位少待，等我去通知。」轉身入內去了。安鄧二人，細看那門內景緻，但見滿院花草，紅綠映日，籬邊有幾竿細竹，又有一小魚池，旁堆玲瓏石筍，地方雖不甚大，精華却是無常，真有不染紅塵景象。二人看罷，稱羨不已！只見那小童子出來說道：「主人有請！」二人忙整肅衣冠，那小童關上了門，在前引路，越過天井，來到書房門口。小童先招呼主人道：「客進來了！」只見書房走出一位老叟。年近古稀，鬚髮蒼白，身高六尺有餘，一臉的道氣，身穿布衣，足登芒屨，向二人望了望，忙走到滴水簷前，將手一拱，說道：「有勞二位，不遠而來，蓬華生輝矣！請屋裏坐。」安鄧二人，躬身應道：「倉卒晉謁，勞動起居，竊乞恕某等唐突之罪。」說罷，走進裏面。鄧翁先對那老叟，施禮作揖；隨後安公子上前打躬。老叟還禮讓坐，賓主分東西坐下。老叟道：「請問二公尊姓，大名，府居何處？」剛才小童子說，有一位姓鄧的老翁，不知可是江湖有名保標的鄧九公麼？」鄧老翁答道：「不敢，就是老朽，舍間在二十八顆紅柳樹下，離此不遠；久欲瞻仰，又恐禮貌不週，因此中止。這一位敝友姓安，他的令尊，是老朽的盟兄弟，如今他是奉旨。往山東，因

素仰先生大名，特約了老朽來，一同專誠拜訪，竊幸得覩尊顏，實三生之幸也！」老叟聞言，忙問道：「安公奉旨山東，乃是一位貴官，不知現居何職？」安公子道：「晚生由國子監祭酒，陞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今蒙聖恩，簡放山左督學使者，欽加右副都御史銜，兼觀風整俗使。家大人，曾做過河南知縣，今已告職家居；久仰先生有經世之才，曾襄鉅公幕府，因此家君特命晚生，探明府居，親身拜見，面領清誨，若不嫌愚魯，屈駕出山，借住署中，朝夕侍教，俾晚生有所稟承，不致誤事！上不負國恩，下不貽民怨，受惠匪淺，不知先生能俯賜矜全，不棄愚蒙否？」說罷，連連打躬。那老叟聞言，太息道：「大人請坐，如此降尊忘貴，詢及草茅，其胸襟之開闊可知。令尊翁乃當世廉吏，淮安一帶，至今稱揚；大人夙受庭訓，家學淵源，此番奉旨東來，東魯蒼生有福；以才而論大人，經綸滿腹，又復謙光，風俗整理，優爲有餘。至于甄陶士林，更是小事，何必諮詢老朽山野之人？衰年識淺，一無所長，斷不敢膺大人重聘；若以老朽，當年曾在幕府，那不過是因事成事，徒有虛名而已！請大人另訪高人，老朽實不敢妄領重任。」安公子聽他這一番言語，正待回答，鄧老翁已先還說道：「李老先生，你老人家，那些文墨話，說了一大套，我生性最直，有兩句話，說你聽，咱們做了一場人，做出一番事業，好留個名；如今山東一省，關的這樣兒！皇上如

今放我們這老賢姪，整頓風俗，大概總是爲國爲民；他怕弄不好，才來求你，這是爲公，你何故推却呢？依我說，你就出來幫個忙兒，不過三年工夫，把山東治好了！他也有名，對得起皇上，你也有名，是救了山東百姓，你道好不好？就算山東百姓，他不知道感激，有那天在頭上，難道他看不見嗎？那一來你隱居學道，包你修成神仙，也容易些。你若不管，知道夠說，你看破世情，高尚其事；不知道的，反笑話你，只會說，不會行，你老人家再想去罷！我這老頭子話，合理不合理？」

那李老先生聽了道：「鄧翁這幾句話，真是爽快直挺，句句實話，誰聽說無理？但是老朽年邁，精神不濟，難以勝任。也能！既安大人虛心延訪，欲人襄助，我這裏却有一個人，料安大人也知曉他的。他叔父號肯堂，曾爲紀大將軍業帥，那時與我同事，如今也退隱溫州。他有個姪兒，號朗山，年紀四十餘歲，論學問經濟，在我之上，他昨日才來，如不相棄，我引他出來相見，說請他入幕相助，敢保收一臂之力。」安鄧二人聞言大喜！說：「快請顧先生來一見。」李老先生忙到裏面屋內，叫道：「朗山，快出來見這位貴客。」果見從屋內出來一個人，清秀異常，年紀約四旬以外，身高六尺有餘，一望而知是個有學問的人。走了出來，向鄧安二人打恭，口稱：「草茅寒士，今日何幸，得近大人先生。」安公子忙應道：